

■散文

我的四部相机

■顾永磊

早已记不清何时开始喜欢上照相机，只记得儿时幼儿园在发大红花表彰“好孩子”时，最高的奖励就是一起照相留影。一群小朋友乐呵呵地站在一堆，好奇地对相机镜头傻笑，那快门声响的一瞬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我看到自己的照片后，感到非常奇妙，慢慢萌生了喜欢照相机的念头。

后来我常常对胸前挂着相机的人产生一种敬畏，对相机也越来越好奇。那时相机不仅是对我，对每个人来说或多或少都是一件奢侈品，拥有一架相机更是可望不可及的奢望。小学四年级时，爸爸看我对相机如此热爱，便对我承诺，只要我学习成绩在全班前三名就给我买一部照相机。而我也在渴望拥有相机的激励下，由前十名的成绩跃然进入了前三名。后来我终于拥有了第一部照相机，这是部最简易的120相机，也不知什么品牌，更不能调焦，但拍出的照片能满足我儿时的好奇和对相机的热爱。这部简易的相机陪伴我度过了美妙而欢乐的童年时光。

随着年龄的增长，对摄影知识也有了初步了解，我越来越对手中的这个“玩具”相机不满足，换一部相机的愿望也就越强。上初中后，爸爸经不住我的软磨硬泡，花了150元钱给我买了一架海鸥120双镜头相机，这是我拥有的第二部相机。这部相机让我真正的接触到摄影，而摄影也成为我学习之外的一个重要活动，我开始四处搜寻有关照相的书籍，用知识充实我对照相的热爱，也就从那时起，我才知道照相还是一门高尚的艺术。每次和同学外出游玩我总是带着相机，它给我的中学时光带来了无穷的欢乐，给我的青春留下了难得的记载。

后来我考上了大学，爸爸给我新购了一部凤凰303照相机，可以调焦距、光圈，我又用自己的零花钱，配了一个28-120mm变焦镜头。大学里有更多的时间背着相机四处跑。跑得远了拍照片多了才发现，自己原来对摄影只是一知半解，要照出好相片实在是一件难事，这就引发了我对摄影的创作兴趣。我开始系统地学习摄影的专业知识，研究光圈焦距的理论知识，订阅了大量的摄影书籍，我的视野有了进一步的拓宽。我带着这部相机和大学同学攀上陡峭的峰巅，用相机定格第一缕曙光的来临；我拥入水的怀抱，用相机记录溪流的妩媚与飞瀑的豪迈；我们在一望无际的田野，用相机放牧自己的心灵和脚步，收获金灿灿的喜悦；我和我的相机也感受着孤雁南飞的悲凉与春暖花开的心情。慢慢地，我拍的东西逐渐被校刊和其它的报刊采纳，而且在一次摄影比赛中还获得了二等奖，这部照相机大大鼓舞了我。

如今，随着对摄影的热爱，我也在几年前与时俱进买了一部奥林巴斯中焦距全自动数码相机，比起前几部相机可谓是鸟枪换炮，用起来更是得心应手，我也心满意足了。闲暇之余，从书柜的角落翻出珍藏已久的几部用过的相机，再看看那一张张失去光泽甚至有些褪色的黑白照片，背着海鸥双镜头相机跑来跑去的往事犹如一脉暖流，不由自主地就会翻涌出层层浪花，在心底久久涌动。

■小说

有一种力量叫母爱

■顾振威

自从逃离那个偏僻荒凉的小山村后，瘸子张捡就不愿再回去了，他决定流浪就是他今后生活的全部。

往事不堪回首，更何况是心酸屈辱的往事。自打张捡十多岁起，母亲就总是穿梭在亲邻之间，脸上挤满了讨好的笑：“他大婶，给我家张捡操操心。”“大嫂子，求你给张捡介绍个对象吧。”母亲将嘴皮磨出了趺子，媒人也将门槛踢破了，十多年中，却没有哪个女子愿嫁给瘸子张捡，张捡就感到他是生活在痛苦的屈辱之中。他曾多次恳求母亲别瞎操心了，母亲听后只是默默地垂泪，过后还是锲而不舍地求人帮忙。在母亲又一次逼他跟女方见面时，张捡就偷偷地离开母亲，离开小村，去外地流浪。

流浪的感觉真好。因张捡腿瘸，有得天独厚的条件，饿了伸伸手，渴了张张口，再没有烦心事困扰了，这样的日子大概就是神仙日子了，以后的每一个日子就应该是今日的翻版，就让母亲

忙碌的身影在脑海中一天天淡去吧。

这天清晨，张捡离开了他栖身的桥洞，来到街上。夜里一场暴雨将街道冲刷得干干净净的，空气清新得像是置身于乡下的田野之中。看到前面聚了一群人，张捡就一瘸一拐地凑了过去。

原来是夜里狂风连根拔起了路旁的梧桐，梧桐横在路上挡住了道。行人能跨过去，自行车能搬过去，车却不能开过去。一个满脸络腮胡子的卡车司机焦急地央求行人帮忙挪树。有人嬉笑道：“现在哪有白使人的？帮你挪树，你出多少钱？”见求人无望，司机就蹲下肥胖的身子挪树，树颤颤地动着。司机擦了擦脸上狼藉的汗，直起身子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他是想积攒力量再一次挪树。

这时走上去一个60多岁的头发全白的瘦弱女人，只见她弯下身子，伸出枯皱的双手抱住树身，一咬牙，树身竟在众人惊愕

的目光中慢慢动着。

四周静得像子夜时分的坟场。直到老人将树挪到路边，人群中才爆出一阵掌声和感叹声：“真神力！”

“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老人年轻时一定是位举重运动员。”

挪开挡道的树，老人平静地推着轮椅慢慢走着。众人看到轮椅上坐着一个三十多岁的胖子，口水流到空荡荡的裤腿，一脸傻笑。

众人蓦地明白羸弱老人有如此神力的答案了：原来，有一种伟大的力量就叫母爱。

众人一动不动地肃立着，都怀着一颗虔诚的心注视着推着轮椅慢慢前行的老人。

张捡牢牢地盯着老人，渐渐就有泪水旋动，从眼眶中涌出，狼藉满脸。此刻，他只想早点回到乡下，早点回到已养了他20多年的母亲身边。



江南小景

薛亮 摄

■散文

白菜琐忆

■苏童

星期天早上，邻家老太太送了我一把小白菜，翡翠般的叶子，碧玉样的菜帮，叶子上还有许多小毛刺儿。

楼前有巴掌大的空地，春天时，邻家老太太松土、施肥、播种、浇水，到了收获的季节，又请我们一起吃菜，我的心里真有些不好意思。刚刚从地里挖出来的菜，不像在市场上出售的，虽然也有着一样的颜色，但是经来来回回的颠簸，早已经憔悴不堪。菜贩们不知从哪儿弄来一盆水，浇上去，菜湿漉漉的像不小心跌入了水的孩子。可我们一直买这样的菜，吃这样的菜。

邻家老太太的小白菜让我想起了许多关于蔬菜的往事来。

记得我上小学的时候，一年四季吃的全是白菜萝卜。除非有什么时令鲜菜，每天吃的无非是白菜帮子、萝卜条子。每年秋末，

我们像松鼠一样，院子里、屋檐下，堆满了诸如萝卜、白菜、蔓菁等等这样能存放起来的蔬菜，翻晒之后揉进粗盐、花椒腌起来，以度过漫漫冬季。那时候，家家户户都有许多的瓶瓶罐罐，甚至有细心的人家娶媳妇嫁姑娘，也得到对方家里去看看腌菜瓮的多少，以揣摸人家家底的厚薄。那时候，我家刚刚盖起了新房子，落了不少债务。为了还债，一家人节衣缩食，就是一角钱十几斤的白菜萝卜，也是姥姥在家里种好再送给我们。每年的屋檐下都会挂上一大串火红的辣椒，每年我们的小屋里都会放上一大堆的白菜。天气晴好的时候，父亲还会从院子里挖几个萝卜出来，包顿萝卜丝饺子。久而久之，我一看见白菜，心有余悸，常常把白菜帮子、萝卜丝偷偷地倒进猪槽，自己却一口一口地吃白

饭。父母也尽量做些好吃一点的菜，以补给我们兄妹饿得发慌的嘴。只是“巧手难做无米炊”，一颗白菜，一个萝卜，炒来炒去的，的确炒不出鱼肉的滋味。

记得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市场上再也不只是白菜萝卜了，在寒冷的冬季里也能吃到脆生生的黄瓜、鲜嫩嫩的茄子，还有五彩的大辣椒。

我把洗好的小白菜放进锅里，轻油淡盐，寻常的小白菜竟也有一股新鲜的菜蔬味。我把细小的叶子夹进儿子嘴里，没想到，儿子竟吃得津津有味。想起从前，我们一见白菜都要皱起眉头的日子，真是此一时彼一时，俗语说，嚼得菜根，百事可成。我对儿子倒也没有什么过高的期望，只希望孩子在这寻常的一菜一蔬、一鼎一镬中，能够体味到真正的生活之味来。

六州歌头 冬日暖阳

——贺《周口晚报》创刊五周年

■都桦

五年奋斗，争创报中魁。多壮美，心血绘。凤凰飞，翼生辉，呐喊甘霖沛。浇千卉，催花蕾，民受惠，何辞累，傲寒梅。朝访夜编，消瘦几人悔？尽减腰围。社区无小事，件件系安危。叶绽芳菲，向阳葵。

似沙颍水，三川汇。帮少儿，校园回。批劣伪，清恶秽。记良规，颂风雷。共倡和谐贵，年复岁，自扬蹄。肩道义，披甲锐，立篷桅，破浪乘风，万里何足畏！日暖云霏，想新区林带，^①杏树沐晨曦，痛快干杯。

(注^①：晚报曾在新区首倡读者林，所植皆银杏树，今已蔚然成林矣。)

贺《周口晚报》创刊五周年

■刘振南

轍地設市曙光照
帶着夢想
携着希望
似含羞嫋嫋來到
迎着藍天
沐浴三川
朝着千萬人民笑
問鼎周口
齊聚中原
燦爛文化陳楚道
古今世情
天下民意
片言只語皆生妙
五載風雨
滿洒飄逸
趨潮流浪漫情調
理想人生
婚烟家庭
如串串珍珠閃耀
弘揚正氣
匡扶正義
弄惡揚善劍出鞘
文苑奇葩
爭相怒放
能与毗鄰比火爆
人杰地灵
社会和谐
九瓣绕芯荷花俏
求真务实
开拓进取
周口人文换新貌
悠悠沙颍
百舸争雄
浪花涟漪周口造

现代中国人

■李树利

豪言壮志刺苍穹
风急浪大仍从容
天生为国多奉献
轻点全球在驰骋



《铁水牛》投稿邮箱：
zkwbwj@163.com